



竹椅 木凳 烧火凳

阿拉宁波话

喷火癞施

赵淑萍

青蛙和癞蛤蟆，形体相似，“肤色”不同，待遇有天壤之别。格林童话中有“青蛙王子”的故事，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青蛙敏捷、可爱。可是，提起癞蛤蟆，就有恐惧、厌恶之感。癞蛤蟆满身的疙瘩，而且含有毒素，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含着满满的鄙视。

在宁波方言中，蛙类泛称“癞施”。青蛙被称为“田鸡癞施”，而癞蛤蟆被称为“癞施蛤吧”或者“喷火癞施”“放火癞施”。癞蛤蟆会喷火吗？这是夸张的说法，或许是因为癞蛤蟆在遇险时会分泌出毒液，接触后皮肤会有明显刺激反应，如灼烧感。这种毒液名叫“蟾酥”，可以制药。小时候，如果被毛虫蜇了，大人说让癞蛤蟆来舔一下就好。当然，癞蛤蟆那么可怕，没有小孩子愿意试一下。这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但制成药的蟾酥，确实能解毒止痛。

癞蛤蟆，书面语叫“蟾蜍”。虽然，现实生活中它令人讨厌，但传说故事中有多种寓意。比如月亮被称作蟾宫、冰蟾、蟾窟等，因为月亮里有蟾蜍。《淮南子》记载，嫦娥吞了灵药，上天成了“月精”，而“月精”就是一只癞蛤蟆。大概后人怜悯嫦娥，最后还是把嫦娥跟蟾蜍给剥离了。说是月亮上住着一只巨大的青蟾，它在月宫中主持着月亮的运行和生灵的繁育。月亮上还有白兔、桂花树和吴刚。金榜高中就是“蟾宫折桂”。在中国古代的画卷中，还有嘴含灵芝草的蟾蜍形象。蟾蜍被道家称为仙药“肉灵芝”。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载：“肉灵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丹书八字再重。”由此可见，蟾蜍和仙有缘。

中国民间故事中有《刘海戏金蟾》，说的是湖南常德城丝瓜井里有一只金蟾，经常夜吐白光。白光从井中射出，直冲云霄，有道之人可以乘此白光登岸。住在井边的青年刘海，家中一贫如洗，但他孝敬寡母，忠厚善良，以砍柴为生。山中有一修炼成精的狐狸，爱慕刘海，化作俊俏女子胡秀英，与其结为夫妇。婚后，胡秀英从口中吐出一颗明珠，让刘海做成诱饵，垂钓于丝瓜井中。金蟾咬饵而起，刘海乘机骑上蟾背，羽化成仙。当地至今还存有丝瓜井，旁边修有蟾泉寺，供奉刘海像。当然，这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后，情节更为丰富。戏中，金蟾是十罗汉弟子，胡秀英的宝珠被金蟾偷去，呈现原形。刘海在斧头神帮助下智斗十罗汉，夺回宝珠，从此夫妇二人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当然，还有其他版本，说是刘海用三枚铜钱钓金蟾，后刘海成仙，还经常和金蟾玩耍。蟾蜍由此又变成了招财进宝的吉祥物。在雕塑作品中，常见的金蟾形象是嘴叼金钱或蹲在元宝上，更有背负一串串铜钱的。

越窑青瓷中，有“三足蟾蜍水盂”。一只三足蟾蜍，蹲在一片荷叶上，蟾蜍躯体呈扁圆状，昂首伸颈，双目圆瞪，嘴微张，似欲一跃而起，动感十足。这是滴水研墨的文具，叫砚滴、蟾滴、水注。既然读书人的理想是“蟾宫折桂”，蟾滴就是一个很好的彩头。

民间还有“癞施避端午”的说法。端午节谓之“毒日”，这一天，人们须挂艾蒲、做香囊、喝雄黄酒，目的是辟邪。端午还有采药的习俗，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捉蟾蜍。早晨，人们逮到蟾蜍，把墨塞到它的肚子里，经太阳晒后，取出做药，可以消肿，这药叫“蛤蟆金”。古人还认为蟾蜍有“辟兵”（躲避兵器伤害）的作用。《文子·上德》中道：“兰芷以芳，不得见霜。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淮南子》亦云：“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这里的“鼓造”就是蟾蜍。端午早晨捉蟾蜍，将蟾蜍做成标本佩戴在身上，或者把蟾蜍的血涂抹在兵器上，就能“入军阵而不伤”。古人认为，兵器五行属“金”，同时属“阴”，而蟾蜍是至阴之物，将蟾蜍使用到武器装备上，就能增强武器的威力并保护自己。由于蟾蜍难捉，携带蟾蜍的标本也不方便，于是古人常常以玉石、金银等材料制成的蟾蜍佩饰来代替。

了解这些知识后，再次看到“喷火癞施”，似乎觉得它不那么可憎了。

道老古

有电报的岁月

张晓红

得知5月1日起，杭州全面停止办理电报业务。有关电报的许多往事，就涌上了心头。

小时候住在农村，偶有邮递员小陈叔叔的大呼小叫传来：电报！电报……我们小孩子就跟着去看热闹，却听见收电报的那户人家屋里传出哭声。我们幼小的心里有了和大人一样的想法：电报来，多半没好事。

我家曾有电报是晚上来的。那是台风天，母亲和房东婆婆一起去居委会的抗台安置点值夜班了。孤零零的小院里，只有姐姐带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弟妹，牢记着母亲的话：任谁来，也不开门。

忽然，风雨中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和呼喊声。肯定是狼外婆来敲门了，小白兔偏不去开！姐姐带领我和大弟爬上窗边高高的桌子，打开临着一片茫茫水稻田的窗户，大声哭喊：“抓坏人！”喊声惊动了陌生的送电报伯伯。为了绕到窗户外，他跌落一人多深的大水沟里，等他艰难地爬上来时，手又被冬青树的枝干划破流血了……历经磨难，他总算从怀里掏出了还算干的电报，递到姐姐手中。

那是曾经的噩梦呀！朝西北的窗户开着，一阵狂风吹灭了火油灯，风又裹挟着豆大雨珠，鞭子似地抽打在脸上，四周笼罩着恐怖的黑暗。我们在高桌子上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哭喊……

其实，电报是父亲拍来的。他假满欲返回上海，因台风轮船停航，只好改乘火车，在宁波城区买到了当晚去上海的火车票。

那位送电报的伯伯真好，他忍着崴脚和手臂划破的疼痛，在玻璃窗外打着手电筒，看着姐姐重新点亮了火油灯，看着我们在床上安顿好，这才放心地离开。

真是“流光速于电”。又过了许多年，有一封带有爱情芳香的电报引起不小的轰动。

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工厂当时效益特别好，为上海、南京等地的无线电厂加工电子产品，产品供不应求，年轻人只要肯加班，收入很可观。“肥水不流外人田”，本厂的很多姑娘、小伙就相互谈起了恋爱。

同一车间的琴妹，早已为自己置下了丰厚的嫁妆。我知她心思，她爱着常年在外跑供销的小顾，小顾家境困难，但琴妹不在乎。那时，我三天两头收发催货、交货的电报，有一次，我让琴妹也给小顾拍封电报过去。她希望我帮拟个草稿。我匆匆地写了十个字：“电报不收回，代表我的爱。”我对琴妹说：“你准备两元钱吧，一会儿小顾就能知道你的心意了，多开心。”

但我后来一直为这句俗气又直露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好在小顾不计较，马上买来礼物，订婚、下聘，他们当年秋天就结了婚。喜宴上，车间里的调皮鬼们专门向滴酒不沾的“大媒人”敬酒，要我讲做媒的故事。我只得坦白是电报姻缘……电报一个字0.14元，能“骗”来一桩好事，很合算。当时的早稻米是0.138元一斤，肉是0.7元一斤。我们车间的年轻人“财大气粗”，他们仿效着去拍电报，又把电报中的各种搞笑文字拿来当笑话讲。

峰的妻子生了个大胖小子。峰从小父母双亡，岳父大人就是教他开模具的师父，岳父待他如己出，他也知岳父心思。于是拍了封电报给岳父报喜，只有一个字：“孙”！孙与生谐音，表示已生儿子。岳父姓孙，这小子就让他姓孙吧，给岳父当孙子，以续孙家香火。一个“孙”字寓意深厚！岳父一看，乐得马上寄出一张大额汇款单，翩翩然飞至峰的手中，以表祝贺。

厂里有一模具，他家三代单传，其父在上海工作，一心盼着能有个大孙子，果然天遂人愿。模具工马上给父亲拍了封电报：“雄，6.7斤。”这可把岳父笑坏了。他解释：雄，既是雌雄的雄，说明是小小男子汉。又是英雄的雄，雄姿英发的雄……这“雄”字寓意祝愿，好得不得了。阿爷收到电报，马上请了探亲假，背来了大包小包，里面是冲锋枪、驳壳枪、飞机、大炮、坦克，全是孙子几年后才可玩的“雄”玩具。

调皮鬼们还把电报拍到了我身上。当时，厂里的一批产品提前完成了，有半个月空闲时间。我已推迟了好几次的婚礼，终于可以举行了。调皮鬼们就拍电报请上海师傅们正日子来，喝喜酒，并请他们代买两个真人一般大的洋娃娃，还有两大束玫瑰花。当两位英俊豪气的大男人拿着透明纸包的洋娃娃和鲜红的玫瑰花走出车站时，人们都来围观看新鲜，小孩子还一路跟来看热闹，婚礼现场乐翻了天。上海师傅连声说：电报真好！电报真好！

电报远去了，但它承载着鲜活青春记忆。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但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浓缩为“0375 6015”，那是电报“再见”的代码。

老物件

桑金伟 文/摄

桌椅板凳是人们家中必备的器物。椅子是坐具中的大类，南方多用毛竹制作，称为竹椅。竹椅在宁波乡村特别常见，家家户户少则有三五把，多则十来把。公众场合使用竹椅的也不少，去年底观看余姚西门谢氏祖祠冬至祭演时，台下观众席摆的是清一色的竹椅，密密麻麻有几百把。

这些竹椅大多产自四明山区。过去常见山民用加长的手拉车拉着满车的竹椅走街串巷，现在更有山民到平原地区开起店铺，自产自销。慈溪市逍林镇樟新北路就有这样的一家竹椅店。

竹椅的式样不多，大概就是长背椅、高脚椅、小椅子、中椅子等几种。早年我家有一把长背椅，应是先父所置，坐下后，其背高于头，很是舒服。可惜幼时的我不加珍惜，将其当作“懒椅”用，硬生生将其睡坏了。高脚椅的“脚”很高，适宜小孩入座，与大人同桌吃饭时用。至于小椅子，小巧轻盈，搬移方便。而中椅子最为常见。

去年，我在鄞州沙村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加长版竹椅，就像三把竹椅连在一起，姑且给它起名为“连体竹椅”，这种式样的竹椅之前在别处从未见过。我观察到，椅子下有新嗑的瓜子壳，便知有人曾在连体竹椅上“排排坐”。

木凳，全国各地都有，而且种类繁多。从体积上说有大小之分：有能坐十来人的大木凳，一般用于公众场合；有能坐二三人寻常木凳，它在普通家庭中的占有最高；还有只能一人坐的小凳，宁波人俗称其“小矮凳”。从功用上说有蛮雅之分：“蛮凳”粗蛮、结实，且“伤痕累累”，它其实就是家庭的工作台面，斩竹劈木、搭脚手架、干泥工活都得到用它；而与八仙桌相配的，就称得上是“雅凳”了，这类木凳漆着喜庆的红色，凳面上还描着花。多年前，我在江西安义古村拍到过与圆桌特配的弧形长凳，它们与圆桌组成了同心圆，传达了美好的寓意。

我还在象山昌国拍到过几张特高的马凳，是我见过的最高的木凳。前些年，去慈溪掌起厉家村时，又看到两条凳面呈腰子形的短凳，据说是当年私塾所用的学生凳，甚是少见。总之，木凳的式样很多，不胜枚举。

烧火凳可纳入木凳范畴，但它有特殊之处，故将其单列。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老虎头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建飞家中有一条烧火凳，据称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蒋奶奶”一向致力于传承乡间民俗，这条烧火凳是她指定我拍的。记得早年间，我家有一条类似的烧火凳，也有些年头了，至少大于我的年龄，可惜老房拆迁时我没保护好它。

烧火凳是木凳中的特殊类型。从高度而言，它属于矮凳行列；但从凳面长度而言，又属于长凳，可坐二三人；同时它还属于“蛮凳”，但凡烧火凳必“伤痕累累”。

烧火凳是专为老灶头烧火做饭而设计的。坐在烧火凳上烧火，由于它是矮凳，烧火人的视线与灶洞中心正好相平。过去，宁波普通家庭的厨房中多为二眼灶，即并列有两个灶洞，往往是“里灶”烧饭，“外灶”煮菜，同时进行。相应地，烧火人一会儿要烧“里灶洞”，一会儿要烧“外灶洞”，势必要不断调整坐姿，在凳板上左右移动，因此烧火凳必须是长凳。而灶洞前的空间有限，故烧火凳还得是小凳。

城里的女儿偶尔回老家，会在灶洞前帮老妈烧把火。而老妈会将一块干净的毛巾包在凳板上，生怕女儿被烧火凳烙疼。

如今，当人们偶尔在乡下尝到久违的“柴火菜”时，是否会想起灶洞前默默无闻的烧火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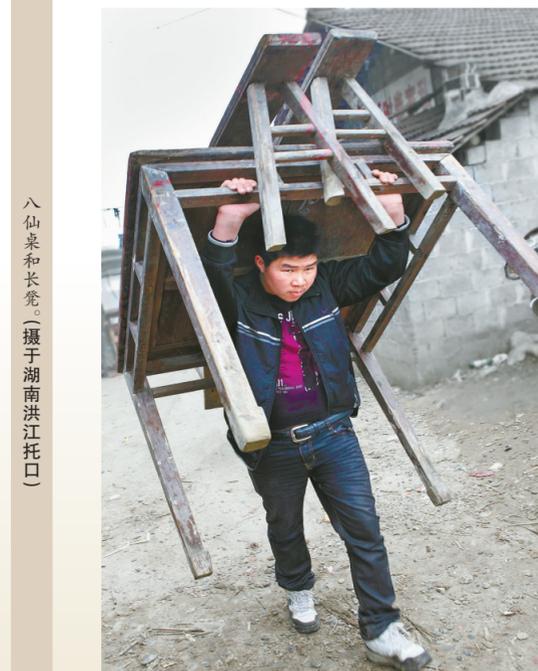
“蒋奶奶”家的烧火凳。
(摄于慈溪城区)



老人们坐在竹椅上闲聊。(摄于江北庄桥)



连体竹椅。(摄于鄞州沙村)



八仙桌和长凳。(摄于湖南洪江托口)



特高的马凳。(摄于象山昌国)